四季

秋色满城

□黄秀惠

“早安呀,粉色花!”阳光明媚,眼眸被花儿映得发亮,我对着道旁缤纷的花儿欢喜地打了声招呼。

这些花儿长在我上下班必经的路口。今天是珊瑚红的栾树花开得热闹,从春天的绿荫,到夏天缀满浅黄色碎花,再到现在的满树珊瑚红,都在我每日的欣喜关注中。起初,我并不认识它,秋天的时候,我担心这树儿“顶端就像烧焦了。”查阅相关资料,得知它就是栾树!这让我想起史铁生《记忆与印象》里的话:“栾树就是春天长了叶子,夏天开了黄花,秋天结了蒴果,蒴果像是灯笼,灯笼先是绿色,继而转白,再变黄,最后成褐色落下。”在《我与地坛》里也有描述栾树的文字。

对栾树的记载,最早见于先秦时期的《山海经·大荒南经》“大荒之中,有云雨之山,有木名曰栾”。此外,北宋时期的大科学家沈括所著《梦溪笔谈》中记载,汉朝时,栾树已种植于庭院。可见在古代,栾树也是备受喜爱和推崇的。

此刻,文字和眼前的景致重叠,静默,壮美。我忽然对这花儿有了别样的情愫。春绿叶,夏黄花,秋天结红果,这栾树啊,分明就是季节的信使。

周末骑行到海边公园,那片花海成了市民拍照打卡的热门点。前阵子是迎风摇曳、五颜六色的百日菊,凋谢后,园林工人马上种下新的花苗,如今盛放的是蝶醉花。蝶醉花,因花朵盛开时形成丰满的花球,朵朵小花犹如翩跹起舞的彩蝶而得名。远远望去,锦色繁盛,风一吹曼妙生姿。我停下自行车细细拍照,每朵花都有独特的韵味,每个角度都透着热烈向上的劲儿。曾偶遇园林设计者,他们说:“我们一年四季会根据天气、温度以及花儿的特性,种植不同的花。”让我明白了用心创造美也是一种能力。你们创造美,我们满心欢喜地欣赏这份美。

如此绚烂热烈,不禁想起了大大小小公园里、高架桥上、人家的庭院里,那些怒放的三角梅。橙黄的金贵、鲜红的热烈、紫红的成熟、雪白的纯洁,姹紫嫣红地展现在天地间,热烈、奔放,开得肆无忌惮。在我眸中,一年四季似乎都有它们怒放的精彩。阳光越充足,花儿开得越热烈,在我生活的滨海之城,它可盆栽,可种植于道旁。可北方友人曾分享他养的花儿,三角梅栽种在镶着金边的红色花盆里,摆放在室内窗下。“三角梅应该放室外的啊!”我好奇地“纠正”。“我们这里冬天很冷,暖和了再搬到室外。”嘿嘿,花儿也有脾气,也挑水土。诗人舒婷也写过三角梅,或许,热爱生活,感性的人,都会被身边的美好所吸引。无论是身在飘雪的北方还是温润的南国,只要拥有清澈的眸和善感的心,总会对生活平添几分热爱。

南方的一年四季都不乏鲜艳的花儿。我的小阳台,近来最热闹的就是长寿花了,此时它们正在蓄力,叶片努力舒展,等到快过年的时候便会花苞满树,一朵两朵直至满树繁花!一盛开便停不下来,直到来年五月,才缓缓收敛,等着我修枝剪叶,再迎接下一季的蓄力、盛放。原来,花儿是懂人心的。它知道以最美的姿态,回赠爱它的人们!

春有萌新,夏有热烈,秋有含蓄缤纷,冬有蓄势待发。四季流转,生机盎然,真好呀!

回首

钩蟳

□吴安钦

钩蟳是渔家人的一项绝活。

年少时,我就到海边学钩蟳。

蟳,也就是青蟹,既能在海水里游动,更多的生活在礁石密布的洞穴里。

蟳与人一样有夜眠习惯。我们怕天一破晓它们便奔向海里,所以,凌晨五时许就要赶到它们的藏身地。我第一次来,没有经验,背着小竹篓,手握小铁钩,跟着人家身后亦步亦趋。殊不知技艺老练的钩蟳者最讨厌身后有人尾随。钩蟳与捡螺不一样。蟳不像螺坦然地坐在礁石上任你捉摸拿捏,它是灵动的爬速快的大动物,它能察觉四周动静,对人尤其警惕。一旦发现异常,它便飞一般逃进石洞躲起来,这时,任你怎么撬怎么敲,它都不理不睬。聪明的蟳有时还逗你玩,故意在洞口的沙石上发出响亮的声音,吊你的胃口却半步不动。因此,钩蟳需要静悄悄地进行。

我的同学阿合是一个钩蟳高手。一次碰见他,我激动地喊了一声他的名字。他示意我不要作声。我们二人悄无声息地蹲在岩洞口的石头上,静静观察动静。大约两刻钟后,“沙沙沙”响声从洞里传出来。不一会,一只蟳大大咧咧地出来了。只见阿合手执的铁钩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蟳身刺去。他将钩到身前的蟳利索地踩在脚下。接着,从背后的竹篓口取出几根水草,从容地将蟳的两个大螯紧紧绑住。然后,他将八只脚依然狂奔乱舞的蟳提起来,睃了一眼后说:“还是一只红蟳呢。就这一只,够了。”

雌蟳体内有饱满红膏,分量重又值钱。他高兴地对我说:“你可以到前面寻蟳穴。钩蟳需要耐心,慢慢等。”我依他所言,飞步向前,不料空手回家,遭大人笑话。

好在暑假时间多,第二天凌晨,我又来到海边。当我守候第三个洞穴时,“沙沙沙”的响声突然传来,我按捺住兴奋,小心翼翼倚在一块大礁石边。动静渐渐大了,一看,一只大蟳到了洞口。这家伙比我反应快,眨眼间,它已经回头往洞内急速蹿去。我恨不得像孙悟空一样能把自己缩小身架或者隐身,钻进小洞,把它生擒。这时,我不再静候,而是缩身使劲往长而狭的岩穴里挤。屈身低头时,脚底下平整的沙子里一串晶莹的泡沫出现在我眼前。接着往里面细看,多彩泡沫前后的沙土上均有一串深浅不一的小窟窿。再瞅岩洞深处,五颜六色的气泡一路延伸,其旁也藏着爪痕。我断定,五彩气泡正是狡猾的蟳不经意间暴露的蛛丝马迹,我称这些气泡为“眼”。我想,此后我不必在洞口空等,找到“眼”就好了。

这天,我依然空手而归,但比钩到三只蟳还要开心。因为我发现了这个重要而宝贵的秘密。

又一日凌晨,我如赴约一般赶到海边。此刻,我胸有成竹地来到昨天发现秘密的那个岩洞口寻找蟳“眼”。很快,洞口处金黄色的沙土上有一行长长的气泡,其莹莹之光直向礁石下的滩涂延伸。气泡密密麻麻,正圆、椭圆、半圆,大小不一,亮度不匀,色彩各异。我猜测,这可能有多只蟳在此处出没,它们可能赶在天亮前出洞下海沐浴去了,或者已赶在上涨的潮汐前回窝了?反正我断定,这里一定有蟳了。

于是,我不再前行,找个地方坐下来,兴致勃勃欣赏凌晨渔家风光。当脚下响起“沙沙”声,一看,一只蟳优哉游哉地蹒跚而来。见此,我异常兴奋,连忙往身后摸索铁钩,却发现铁钩不见了。情急之下,赤手空拳向蟳扑去。这一扑惊吓了蟳,顿时,它跑速加快,可它还是被我捉住了。我本想用脚踩压它,然后找水草捆绑,但此刻我异常紧张,只好用双手紧紧捏住它的腹部,它十爪并用,狂踢乱舞。正当我想把它往竹篓口塞的时候,手被它的大螯咬住,而且越咬越紧。

我忍着疼痛,飞一般往家里赶。家人决定,这只难得的红蟳既不卖钱也不换粮,煮了它,吃了。

看着浑身满是膏的红蟳和色泽金黄的蟳汤,我想,这美味来之不易。

食事

面线糊

□游惠艺

(CFP 图)

“泉州,这是你一生至少要去一次的城市。”读到白岩松说的这句话,心被挠得痒痒的。泉州与漳州相邻,两个多小时的车程就够了。有着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地方,三十多年没去了,空闲,去吧!

开车到泉州,近中午,腹中空,一众美食店中,让我眼前一亮的是面线糊。

入店,只见高处的价格表明白清楚,清糊2元、猪血汤4元……架子上整齐摆放着虾仁、醋肉、大肠、鸭胗、海蛎等几十种配料。大铁桶里,细如发丝的面线在浓稠的汤底中缓缓地舒展。

进店的客人不少,喜好也不同。梳着发髻的老板娘长得精致,动作利索,应着客人的要求,搭配起不同的配料。每一个发家致富的饮食店,通常都有一个手脚麻利、精打能算的老板或老板娘,我禁不住这样想。

要了一份面线糊,坐在餐桌前静等,欣赏着一侧的广告词“日子不紧不慢,每天好好吃饭”。是呀,过着寻常的日子,品着人间烟火味的美食,对于一个普通人的生活,未尝不是一种幸福。

老板娘熟练地选取猪血、虾仁等食材,放入滚烫的开水中稍煮片刻,捞起倒入碗中,浇上两大勺滚烫鲜美的面线糊,加了一把香菜碎末,又撒了一点胡椒粉,一碗满满的猪血汤面线糊就端上来了。洁白的面线糊上,悬着血色的猪肝,浮着翠绿的香菜末,点缀着躬身的虾仁,赏心悦目。老板娘说:“要不要来一根油条,面线糊和油条是绝配。”于是又来了一根油条,她三下两下剪成小段端了上来。

吸一口面线糊,呲溜,像瀑布流进口腔,溅起洁白清亮的水花,满口生津;接着又迅速滑入咽喉,那是瀑布的第二段,无比顺滑;而后是瀑流的第三段,温婉地流入肠胃,熨帖极了。吸上两三口,尝试一块猪血汤,滑溜溜的,再吸一口面线糊,夹一块虾仁尝尝,呀,这海边人煮的海产就是不一样,虾仁爽脆,牙齿咬下,如刀切肉一样干脆、利索。不禁夸了一句:“这面线糊,真好吃!”

老板娘问:“你们是从漳州来旅游的吗?”听过天南海北腔的老板娘,一下子就准确地判断出客人的来处。

我答:“是呀!就住在边上的酒店。”

“明天早上有开店,还可以过来吃”,老板娘真会做生意,连明天的早餐也邀请了。我一边吃着,一边把油条浸入面线糊里,浸泡后的油条立马不一样起来,外层绵软,里层柔韧,面线糊的水分降下了油条的火气,油条软糯却不失嚼劲,面线糊温热暖胃,油条的咸香与面线糊的鲜甜在口中交织,一碗下来身心舒坦。

吃上一碗面线糊,回味无穷。

天伦

拐 杖

□高明昌

到了老家,照例在家门前停车。端坐在阳光房里的母亲看见了,立即站起,拉开落地玻璃门,踏过一级台阶,小跑步走向围墙边上,帮我打开移动门。我那时想到:那根拐杖,母亲为什么不用呢?

车刚停稳,母亲已经站在我车门一米之外,她要看着我车子熄火,看着我推开车门,看着我下车,看着我关上车门。我下车了,目光有意识地盯住母亲的右手,母亲马上心领神会,她笑笑,说暂时不需要拐杖。我说嗯,然后右手象征性地做托举状,母亲理解了,一只手搭在我手上后先开步,我跟在母亲的后面。

母亲迈的步子很小,但急促。母子俩人一坐下,就开始谈天说地,我问了母亲最近的身体状况,她甩甩手,把话题移到了天气,开始说雨水如何,阳光如何,然后说菜园里蔬菜的播种情况,还提到了现时能吃的蔬菜品种。一个半小时过去了,母亲说:“该做午饭了,我们去菜地摘点蔬菜。”

我从头至尾一直跟在母亲身后,合着她的步伐。母亲一边说,一边走。看得出,她是一脸笑意,满心欢喜。我理解母亲现时的心情,也知道这个时候,我说一说拐杖的事情,母亲相对容易听进去我的建议。

我想问问拐杖的质量,母亲就拦断了话语,她笑着对我说:“你妹妹说过几次了,道理说了一二三,例子也举了一二三,我懂得。你看,我真的拿了拐杖,出门走路了,像啥?”我一时感觉词穷,只好退而求其次,说拿着主要是防万一,我连提醒母亲已九十岁高龄也不敢直言,因为孝顺,首先是“顺”。母亲却转过身,非常认真地看了我一眼,然后脱口而出:“不是有你在我身边吗?”语气里带着不容反驳的意味。我听后,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词语形容此刻的心情,觉得母亲像是语言学家,一语双关用得好。母亲不识字,但让此地此时的我,真心感觉到,在母亲心里,我其实就是一根实在的拐杖。

菜园里的蔬菜有老有嫩,当然也是高高低低的,它们都充满自然的活力。我是知道的:蔬菜是常种常新,常择常长。生活里,亲人间的情感表达,到了某个特定阶段,儿子一定是母亲的拐杖;而母亲走得动、吃得下、睡得着、说得出,也一定是儿子的另一根拐杖。

择菜后返回,我跟在母亲的后面,看见母亲的脚步,确实稳稳当当。

“破柴尾”

□曾剑青

乡情

泉州人做事讲究,特别重视饮食。婚宴更是将这种讲究推向极致:流水席排开,蒸鳜鱼银鳞闪闪、猪脚炖香菇色泽鲜亮、龙虾大蟹昂首伏卧于盘间、炒米粉如金丝缠绕……满堂宾客皆浸入喜庆喧闹的海洋里去了。

婚庆第一天宴席背后,那些默默操劳的堂亲兄弟们,却无法即刻享用。他们隐在灶间,如穿梭于烟熏火燎间的工蚁——洗刷碗盘、端菜送汤、燃放鞭炮,个个汗流浃背。待到宾客散尽,他们才回各自家。

第二天晚上厨房灯火又是一片通明,堂兄弟们聚在一起,兴致勃勃地准备享用宴会剩下的美食。

灶火重新燃起,煮的并非新料,正是席间余下的“柴尾”之材——半条鳜鱼、几块猪脚,还有零星的蟹肉虾段,与未吃完的大白菜、香菇、豆腐、鱿鱼、西红柿等等,能整几盆就算几盆。不能整出的统统汇入一口大锅中,再用地瓜粉勾出浓稠的芡汁。此时,锅中翻腾着,山海滋味与酸甜之香便如同久别重逢的亲人般,热烈地融汇一处,重新被煮成一锅浓稠滚烫、琥珀色的杂烩汤。这汤名为“破柴尾”,“破柴尾”不仅仅是杂烩汤的名称,也是主人家专为表达感激而犒劳那些奔波劳累的堂兄弟们的心意。

此刻,堂兄弟们终于能脱下礼服,卷起袖子,围坐在一起了,没有任何的拘谨,满是轻松自由。厨房里热气蒸腾,汤锅里香气扑鼻。阿雄叔一边搅动着大勺,一边大声谈笑,手指上被虾刺扎出的小红点还隐隐可见。众人疲惫而松弛地围坐,品尝着浓稠的杂烩汤,笑语喧哗,无所不谈。议论着迎亲路上的趣事、夸赞新娘子的美丽,也念叨着主家儿子成家后的欣慰……

锅里腾起的热气模糊了彼此的脸庞,恍惚间,我竟看见二十年前灶前搅汤的少年们——那时搅动汤勺的双手还没有皱纹,鬓角也未曾染霜。如今再次相聚在一起,汤雾缭绕里,才发现彼此白发竟已隐约可见。碗勺相碰,叮叮当当,撞开了深藏于心的记忆之门——这一碗稠汤里,浮沉着的何止是残羹?分明是岁月熬煮的乡情,是血脉熬浓的恩义。

碗盘渐空,人声亦渐渐低缓下来。吃罢“破柴尾”,人便散了。堂兄弟们各自归家,带走了灶火的余温,也带走了心头的暖意。这一碗残羹煮出的杂烩汤,实在并非为解馋腹之需——它熬煮的是散落人间烟火里,那最浓稠的乡土人情。这汤在时间之灶上慢煨慢炖,其中人情味非但未曾稀薄,反而如老酒般愈陈愈浓;婚宴的热闹散去,唯此汤滋味历久弥新,在唇齿与记忆间,酿成一口永不冷却的暖意。

每日佳句

人生中最大的成就,就是从失败中站起来。

青阳冶铁志

□康 鹏

当月光浸透安溪的矿脉,
下草埔的炉火便重新醒来。
那些沉睡的矿渣开始翻身,
用暗红的方言,
讲述一个王朝淬火的往事。

千年前的风箱仍在鼓动——
你听,铁水与星辰碰撞的声响,
正顺着戴云山脉的走向,
把整部《宋史》锻造成,
一枚发烫的海上印章。

碎陶片是未冷却的星图,
指引着铁器走向远洋的旅程。
在考古探方剖开的剖面里,
我触摸到:
“叮当”是安溪在浇铸船锚,
“哐啷”是波斯商队,
正解开钱袋的绳结。

如今我们弯腰捡拾的,
何止是矿渣与坩埚?
当保护棚漏下二十一世纪的阳光,
那些铁锈突然舒展成丝绸——
每粒氧化斑都是航标,
每道锻痕里,
都站着个不肯生锈的故乡。

扫描二维码
阅读诗会作品

茶余饭后

秋日情调

一重山,两重山。山远天高烟水寒,相思枫叶丹。
——五代·李煜《长相思·一重山》

人烟寒橘柚,秋色老梧桐。
——唐·李白《秋登宣城谢朓北楼》

荷叶生时春恨生,荷叶枯时秋恨成。
——唐·李商隐《暮秋独游曲江》

自古逢秋悲寂寥,我言秋日胜春朝。
——唐·刘禹锡《秋词》

丹枫万叶碧云边,黄花千点幽岩下。
——宋·张抡《踏莎行·秋入云山》

清迥江城月,流光万里同。
——唐·张九龄《秋夕望月》

清溪流过碧山头,空水澄鲜一色秋。
——宋·程颢《秋月》

扫却石边云,醉踏松根月。星斗满天人睡也。
——元·吴西逸《清江引·秋居》

闲来无事不从容,睡觉东窗日已红。
——宋·程颢《秋日偶成》

卧迟灯灭后,睡美雨声中。
——唐·白居易《秋雨夜眠》